百家杂谈

向老舍先生学说“话”

◆邓宾善

■图片来源于 IC photo

读者见了这个标题，一定会感到奇怪：话不是人人会讲吗？这还需学吗？是的，除了哑巴，似乎谁都会说话，但所说之话的效果，却大不相同。会说者，让人听来有声有色，不会说者，等于催眠。比如，在农村见到一个推车如飞的青年人，不会说话者，只会干巴巴地夸他“能干”“年轻力壮”。可一位老农却说：“三岁的牯牛，十八岁的汉，我老汉比不了啦！”接着又说：“先长的眉毛，不如后长的胡子。”你看这位老农的语言是多么生动！可见，说“话”有学的必要。

老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大师，但他谦称自己并“没有学习语言的天才”，坦承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曾摸索着走过一段弯路。在刚开始写作时，他一度热衷于追求文雅而华丽的词汇，及到他后来读了《艾丽司漫游奇境记》等英文文艺名著后，才明白文章不必依仗花枝招展的语言，仅用最简单、自然的文字，即使用儿童的语言，只要运用得当，也可以成为文艺的佳作。懂得了这个道理后，他的笔逐渐日深一日地追求带有京味的大白话。老舍在《我的“话”》一文中说：“媳妇哭婆婆，或许用点儿修辞；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，她只叫一两声‘我的肉’，就昏倒了！”通观老舍的文艺作品，他确是充分地信赖大白话的，努力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。在这方面，他有很多深切的体会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。

首先，他认为，“话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，因此，学习语言和体验生活也是分不开的。他说：“从生活中找语言，语言就有了根；从字面上找语言，语言便有了点缀，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。”所以，一个对事物仅略知一二的人，就很容易屡屡“然而”，时时“所以”，以多胜少，敷衍成篇。事实上也是这样。夸张和做作的词句，只是用来掩饰空洞的内容的。有深厚生活底蕴的人，说话不用多加修饰，却一呼一嗽都能感人。由此可见体验生活对于语言运用的重要性。作家林语堂曾说：“世上有两个文字矿：一个是老矿，一个是新矿。老矿在书中，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。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攫取材料，唯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攫取材料。”林语堂的话，和老舍先生说的是一个意思，同样形像地强调了生活对于语言的重要性。

其次，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，而不是以文字来表达文字。字典里的文字最多，但字典并不是文学作品。老舍指出：“专凭词汇，成不了精美的文章。词汇的控制与运用才是本领的所在。”（《古为今用》）如果一遇到形容，就放弃了白话，而求助于文言，“大雨必是滂沱的，火光必是熊熊的，溪流必是潺潺的，这样的穿戴着借来的衣帽的文章是很难得出色的”。（同上）他认为，真正的好文章是不随便使用，甚至于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的。形容词是给初学写作的人使用的，用得多了，明显是学生腔。这是有的人虽然读了些古典诗文，而文字反倒更为平庸的道理。而那些用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文章，会让人感觉到：你描写冷，读者也打哆嗦；你描写热，能让人脱掉大衣桶袄。他去世后发表的小说《正红旗下》，有一段文字写北京的风，使人读的时候真想擦擦桌子，直觉得到处有黄土。老舍先生用大白话，把文章写得那么生动，那才叫真本事！

最后，运用大白话也不该将就，不能随便找个词汇敷衍一下。老舍认为，我们既用的是白话，就应当先从白话里去找最恰当的字。看看我们能不能用白话描绘出一段美景或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。因此，我们要想了再想，以便独出心裁地找到最为恰当的字，假若找不到，就老老实实地用普通的字。老舍的文章，就这样改了又改。他的语言那样白，那样俗，看似毫不费力，实际上，那不定改了多少遍！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：“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：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，决不幻想一挥而就。”那确是老舍出于肺腑的经验之谈。作家叶圣陶先生也有这方面的体会。他说：“好的文章，你在这屋念，那屋的人听见了，不以为你是在念文章，而以为你在说话，这才是作文的最高境界。”这和老舍的主张不谋而合，即他们都主张作文不必咬文嚼字，而应明白如话。

文艺作品的语言风格，对文艺作品特色的形成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老舍先生的“话”，是语言运用的典范。向老舍先生学说“话”，是文艺习作者们永不过时的重要任务！

诗歌

赞荷

◆谭同政

荷花仙子令人赞，
植于污泥而不染。
世人自律学仙子，
两袖清风扬正气。

【花鸟鱼虫】

今夏又闻蝉鸣声

◆查伟民

今年的夏天，入伏后连续高温，使人寝食不安。一天下午，我走在小区的路上，突然从香樟树上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蝉鸣声，“知……啊……知……啊”，从每棵树上响起来，久违的蝉鸣声使我想起了年少时的夏天。

有时候，在烈日当头的午后，我们几个伙伴们常常会走在大马路上，去领略这些天才歌唱家们的歌声。一条柏油马路，向远处延伸，太阳在地面上抛下热浪，从这头望向那头，明晃晃的烈日下，一股热焰正在马路的尽头闪烁飘浮，仿佛只要划一根火柴，马路就会燃烧。而空中仿佛也有一团团火。路两旁高大的老樟树伸展出无数的枝桠，用树冠盖起了浓荫。歌唱家们就藏在树冠里，只听其声不见其影。它们凭自己的歌声点燃了这个季节。

先是一声“吱一”，然后就是场面宏大的大合唱。“吱啊一吱啊一”，仔细听，听不清是“吱一”还是“啊一”，猛然，歌声如暴雨般地向我们泼来，不断的泼来，我们沐浴在蝉声里，马路上行人稀少，四下里安静极了，这股众口烁金般的力量把其他的声音绞杀了，抛弃了。突然一个急刹车，头顶上的歌声停住了，难道有统一的指挥？指挥的口令又是如何发出的呢？难道在”吱一啊”的声音里还有休止符号的音调吗？不然为什么如此刀切般的整齐呢？但是，不一会在我们站立的前方又“轰地”一下唱开了，也是刀切似的整齐，依然是那么的宏伟和壮观。

蝉是夏的主角，没有蝉的夏会是一个怎样的夏呢？穿越了长久的黑暗，蝉珍惜属于它们的每一寸光阴，歌唱是快乐和自由的抒情，也是走向辉煌无悔的跋涉，为夏争光，为夏添彩。

如今又闻蝉鸣声，年少时的诸多记忆又浮现在脑海……

悠游世界

天目野山茶

◆姜宗仁

老人出游行程不宜过远，此次就游“大树华盖闻九州”的天目山。难得出门的老人，离开喧嚣的市区，到四季林木茂密，长年流水淙淙的“负离子”丰富的天然大氧吧，自有一股孩子般雀跃喜悦。

天目山峰峦叠翠，古木葱茏，有奇岩怪石之险、流泉飞瀑之胜、“大树王国”“清凉世界”之盛名，为古今揽胜颐神胜地。天目山有东西之分，去了西天目，行色匆匆，未去东天目。

古人择时登山，重阳为最相宜。立冬日，登东天目，亦相宜。因全球气候变暖，时序转换，相差一个节气，此时秋意正浓，反倒适逢其时了。同行者原皆是同事，山间道上，大队人马，一字长蛇，浩浩荡荡。行走于太湖源、南苕溪之侧，此时微风拂面，耳目清新。一小时余，额头已经轻汗沁出，自是舒爽惬意。距源头还有几百米，逶迤山径，渐直渐宽，山势稍缓，现出一块空旷平地，一简陋茶铺兀立。竹泥壁，茅草顶，场圃不大，摆上七八椅，坐上三五客，山风徐来，环境甚为幽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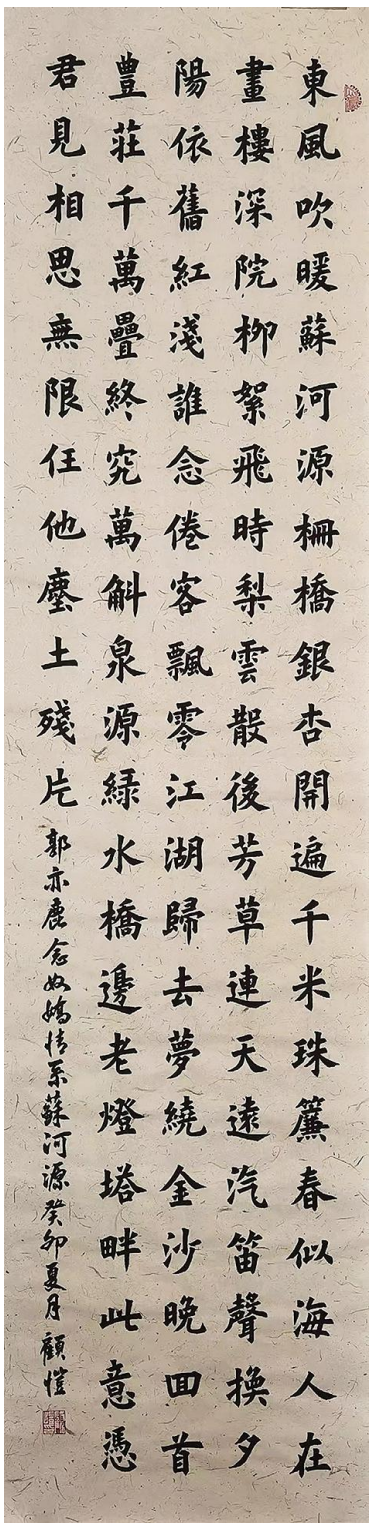
大伙走累了，纷纷入座，摇动手中帽子，唤铺主老婆婆上茶。极目远眺，林莽葱葱，耳边闻听，溪流淙淙，品茗山径处，禅意悠悠间。队中诸人，我还算是中年，虽口渴难耐，不敢稍歇，鼓起余勇，继续前行，向山顶冲刺。下山途中，蹩进茶铺，停步坐歇。难得来太湖源，焉能不用源头水泡得的当地野山茶。且茶资不贵，一杯三元。大口牛饮，不辨茶味也。一杯过后，方定下心来，慢慢品赏。只见玻璃杯中舒卷开之叶脉，似妇人的乱发粗服，品貌不佳。然喝口鲜爽、甘醇、持久、清香，蕴山野草木之清氛味。

我边啜茶，边与老婆婆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起来。老婆婆说此茶无名，长于坡上的野茶树，是自家摘来的，吃口不错。便随口问起此茶还有没有、卖不卖。答曰有，可以卖，120元一市斤。我们便他一言、你一语地照例杀价起来。老婆婆一口咬定此茶是野生山茶，坚定不移，不肯降价。我想着采茶不易，心狠不出，手自必软，100元，再杀不下价来。行了，就称半斤吧。掏出50元，成交。

天目出好茶，高山野茶香。天目山茶，渊源流长。唐代诗僧皎然诗句“喜见幽人会，初开野茶客”。咳，他与陆迅等友人分享天目山野山茶的乐趣——野生茶树上采摘的茶，吾辈哪里有口福喝得着噢？不过，此山野乡人卖的产自山里的无名茶，比城里茶叶店销售的许多有名茶，不会差到哪里，这是肯定的。且我们都亲自品尝、“验明正身”过了。茶铺无秤，老婆婆盛了半袋，估摸有半斤的样子。我又照例冒出城里人贪小便宜的心理，嘴里直嚷嚷“不够不够”，逼着老婆婆又朝袋里抓了一大把，心里始得平衡，付罢钱，急急下山，追赶大部队去也。

回家，邀上社区几位老友，泡上一杯野山茶，吃茶闲聊，自是赞不绝口，方悔买少了。

■画作《清流》 ◆丰西社区 肖南园



■书法《念奴娇 情系苏河源》 ◆顾侃

地址：上海市清峪路885号 邮编：201824 总第7975期 广告许可证：沪工商广字3100020080019 上海越想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电话：69194149